

開放文學 – 諷刺警世 – 糊塗世界  
第十一回 覆雨翻雲心思刻毒 偷天換日手段高強

再說駱青相剛剛到家，不多一刻，就有人來拜會。駱青相一看帖子，是黃伯旦，也是楊愕的門生，是自己平時極投合的人，立刻請了進來。駱青相接著笑道：「我還是剛纔回來呢。」黃伯旦道：「到那裏去？」駱青相道：「我在三十里鋪送濟大人。」黃伯旦道：「怪不得，我昨天在接官廳沒有看見你，你原來想出尖，到那三十里鋪去。有你這一來，把我們都蓋下去了。」駱青相道：「這不相干，各人有各人的交情，也如何便能把你們蓋下去呢？」黃伯旦道：「我今天早上聽見一句閑話，特來請教你。有一位京官李子亭，是同你認識的麼？」駱青相聽了，不由的心上一跳道：「不錯，我們總算同鄉，怎麼樣？」黃伯旦道：「他見了制臺，很說我們官場的閑話。什麼鑽營奔競，什麼忘廉喪恥，並且說老哥有意的拿他開心，糟踏他，叫個當底下人的坐在他上首吃飯，叫他陪著，不把他當個人。難道我們當窮京官的，連個底下人都不如？這到底是怎樣一件事？」

駱青相心上老大發慌，呆了一呆，嘆了一口氣道：「這是我心眼太實了。那天，濟大人的家人馮老二，他雖說是當家人的，人家說他兒子已進過學，也就不算低微了，況且如今世界，祇要有錢有勢，什麼叫作官？什麼叫做家人？那日，他在我這裏吃飯，我因為李子亭也是要請的，就把他找了來吃頓便飯，不曉得李子亭這張窮嘴，到了席上，沒有住。後來切樹到根的一問，偏偏這位馮老二也不好，被他問住了，說了實話。他便大發雷霆而去。在我的初意，不過是想省兩個錢，不曉得，倒弄得兩邊不討好，這纔是有冤沒處訴。你聽見制臺怎樣回復他的？」

黃伯旦道：「制臺莫名其妙，不過敷衍了他幾句，他還是悻悻而去。我是有聞必告，勸你以後遇事要留點心，不要這等的隨便。至于李子亭這個窮京官，料想也搗不出鬼來。就算他是制臺的前輩，難道制臺就會聽他挑撥麼？」駱青相道：「現在世界，總要隨和點好。我祇當他在外多年，閱歷深了，好意請他吃頓飯，不曉得他仍然還是老牌氣呢。這樣人，我到敢說一句話，是一世不得發跡的。」黃伯旦道：「他來做什麼的？」駱青相道：「聽說是搬他叔子的靈柩的。」黃伯旦道：「他叔子是哪個，住在那裏？」駱青相道：「就是李文正的侄兒，住在道門口，朝西大門。」

黃伯旦記在肚裏，也不多說，立刻與辭出來，便一直去拜李子亭。李子亭看了片子，說不認得，擋駕。黃伯旦又招呼他家人過去，再四說是有世誼，務必求見。家人祇得又進去說，李子亭道：「外省的官場最會扯弄，拿了雞毛當令箭，不要理他，祇管擋駕罷了，再不然就說病了。」家人又出來說了，黃伯旦沒法，祇得怏怏而回。到得家裏，便吩咐家人道：「若是李老爺來回拜，祇管請就是。」自從這日起，黃伯旦也不出門應酬，也不出來上衙門，坐在家裏老等。

到得第四天，李老爺果然來回拜。轎子方纔站下，裏面已是一疊連聲喊「請」。李子亭詫異，便罵家人說話不說明白。家人祇得上去說是謝步，不是拜會。無奈黃家的家人不理，開了中門，早硬把李老爺的轎子牽了進去。李老爺也沒法，祇得下轎，走到客廳上。黃伯旦已是衣冠而出，嘴裏還說是「褻瀆大人」！說著，已是跪了下去磕頭，磕頭起來，趕緊請安。李子亭久當京官，于請安一道頗不在行，總算混過去，不然就要跌倒。行禮已畢，送茶昇炕，說了一兩句套話。

黃伯旦怕他要走，連忙搶上道：「聽說大人到了這裏，頗受了駱令的氣。」李子亭笑了笑，也沒接腔。黃伯旦道：「如今官場，真是一言難盡了。大人在京，久不曉得外邊這種不堪的樣子。就不算多年世交，就是個漠不相知的，既然舍不得請人吃飯就罷了，何必拿人家開這樣的窮心？就是憑自己說，也要留點身分，那就有這種不要臉的。」李子亭先前也不在意，後來見他正言厲色、大義凜然的光景，不免又拿他當個好人，便道：「這真是想不到的事。」黃伯旦道：「大人可曉得，他已經署了巴縣了。可曉得他這巴縣，是怎樣來的呢？」李子亭道：「想是什麼輪委，超委了。」

黃伯旦道：「那裏，他並沒有超委，輪委還在卑職之後。」李子亭道：「那光景就是為地擇人了。」黃伯旦道：「為地擇人的話，是外省督撫朦混皇上的話。你想這種樣人，都要在這上千候補人裏去揀。難道上千候補人員，竟沒有一個如他的？」李子亭道：「那是什麼講究？」黃伯旦道：「他這是全仗家兄之力。」李子亭道：「想是你令兄替他說來的？」黃伯旦道：「不是那個家兄，是孔方兄之力。」李子亭道：「何以見得？」黃伯旦道：「他是前月初三，在同發祥開了一張三千銀子期票，後來，也沒看見他使。等到掛牌之後，制臺衙門帳房裏早有人出來劃了進去，這不是個實在憑據麼？」李子亭道：「實官鬻爵，難道真有這樣事？」黃伯旦道：「一點不假。況且，這是實實在在的憑據。要講公道，這個缺實在是卑職的。不過卑職沒有錢，就祇好兩隻眼睛望青天，讓他去了。他這次下來是越有越有，以後水大舟高，多財善賈，更是無往不利了。」

李子亭道：「我同這位制臺是世兄弟。他鄉、會試都出在先父房裏，我所以同他的交情，不比恒泛。上次駱青相的行徑，我已告訴他，他還替他遮瞞，一味支吾，原來有這些講究在內。今天本要去看他，我去問問他，看他羞也不羞？拿什麼臉見我？」黃伯旦道：「千萬不可說卑職說的，倘若大人說了出來，那卑職就要名列彈章了。」李子亭道：「我理會得，不必囑咐。」吃了一杯茶，上轎走了。黃伯旦把他送過之後，心上十分得意，且按下不表。

卻說李子亭打黃伯旦家出來，一徑到院上來拜制臺。適值制臺沒有公事，立刻請見。先談了幾句閑話，又說到要不日動身的話，末後說到：「老世兄時運亨通，真真意想不到。」制臺道：「這個缺，也是大家曉得的，此外還有什麼財氣？」李子亭道：「聽說四川候補的，有好幾千人，這幾千人，全都是可以生財的。而且，四川州縣一百四十幾處，這些也都可以做些大錢鋪，老世兄還嫌財氣不好麼？」制臺不曉得他是何所用意，忙著要問個詳細。

李子亭便把聽見黃伯旦說的話，一五一十的背了一遍，祇不曾說是黃伯旦說的。制臺聽了一席話，道著心病，老大吃驚。雖然是多年老兄弟，他本人呢，也祇平常。至于清議那一層，既做了官，更是置諸腦後。祇怕是回到京裏去逢人輒道，被都老爺聽見，上他一個折子，就頑大了。一想到這裏，轉不得不下氣小心去敷衍李子亭。李子亭又道：「我不曉得是真是假，但是人言鑿鑿，諒非無因；也許是他在外邊胡吹。祇要你世兄差人去四下裏一訪，那就見他無私有弊。無論真的假的，總之與你世兄的官聲有礙。」制臺道：「他這個缺，是輪委的。」李子亭道：「輪委是聽說一個姓黃的在前，超委的話，他本來沒有。」

制臺聽見他說了這些話，也還不肯認錯，又向他分辯了兩句。李子亭也有了氣，便道：「這有什麼要緊？皇上既放了老世兄做四川總督，這四川自然老世兄的管轄。難道我們過路的人，還敢來干涉者世兄的權利？一者是多年世好，非比恆常，不敢不言；二者是巴縣一個缺，聽說還不壞，既要講實，這三千頭總未免太便宜了些。」制臺聽說得斬釘截鐵，便道：「這話世兄到底那裏聽見的？」李子亭道：「那個不曉得！同慶祥的票子，是駱青相打的，是老世兄衙門收的。這件事在你老世兄，雖說是做得隱瞞，可曉得路上行人口似碑呢！我奉勸老世兄一句話，盡了我的心，至于聽與不聽，也非小弟所能自主。這四川的候補人員，都是老世兄的屬下，還敢說什麼？萬一鬧到京城裏，曉得了兩起，便有三起，那時節可不知道回護著駱青相一個人好呀，還是保全著制臺的祿位好？請老世兄自己斟酌一下子罷。小弟多言，改日再見罷。」說完立起身來。

制臺聽見他聲口不似先前柔軟，便先軟了下來，連忙攔道：「世兄不必急急，兄弟還有請教的話。世兄說的話，句句是金玉良言。兄弟敢不恭聽？且請坐坐。」李子亭祇得又坐了下來，把這件事閣在一邊不提。制臺又問了些家常的事，便說道：「四川的候補人多，自己耳目難周，世兄在這邊可有什麼熟人沒有？可曉得有什麼品行最好的沒有？」李子亭道：「兄弟在這邊，不過幾個泛泛的，並沒有至好的人。至于品行好的，更不曉得。有一個黃伯旦，聽他說話似乎也還正派，可也不曉得裏面如何？」制臺記在心裏，這回談了多時，天已不早，李子亭興辭而出。

制臺進客回來，打算不出主意來。巴縣是久已掛牌的了，要叫他不，這筆銀子就得還他。還他到也有限，但是如何還他法呢？要說是叫他去罷，這李子亭同駱青相是做定了對頭，萬一他回到京城裏放點火，弄出事來，那可真似他說的話，還是保全四川

總督的祿位好，還是這三千銀子好？一時委決不下。後來，想了一個主意出來，就作準把巴縣這個缺改委黃伯旦，駱青相暫留他在省裏。又叫人去對他說，是李子亭同他過不去，祇等李子亭動身後，另外還他一個好去處。

駱青相也不敢說別的，祇得答應了，在省城靜候著，卻是一腔懊惱。到得第二日，黃伯旦的牌掛了出來。這李子亭同黃伯旦並沒交情，祇不過一句口頭話，制臺卻要應酬李子亭的面子，又算是照例輪委。這便是黃伯旦移天換日的手段，又較駱青相高了幾倍了。

駱青相托人四下裏一打聽，纔曉得是李子亭保舉的，便恨的他咬牙切齒，滿肚皮打算拿他點露馬腳的地方，難為他一回。無奈黃伯旦更鬼，掛牌之後如無其事，也並未來見李子亭，不過照例去上衙門拜客。

卻說黃伯旦的太太伊氏，在省城卻也苦了多年，聽見老爺掛了牌，卻也歡喜。等到黃伯旦忙過了，便來同他閑談，說是：「再想不到，就會委了缺。」又道：「這個缺早已委了人，如何又會改委呢？這真是好運氣了。」黃伯旦笑道：「你們到底是女人家，一點見識沒有，這事是全虧本事，那裏有什麼運氣不運氣？說句老實話，像我這樣手段，不是發虛的話，四川省裏可實在沒有第二個。我是昨天上院，把制臺大人教訓了一頓，他見我說的有理，也沒得話說了，他先就軟了下來，又朝我賠了許多的話。這個真是從前人說的一句話，無論什麼人，抬不過個理去。」

太太道：「我不信這樣人山人海的去處，連你這樣纔具都沒一個？」黃伯旦道：「真的，你看那些戴頂子拖翎子，也是一樣的官，要講起辦事，那可差得遠了。我不是說現成話，前任制臺要是聽我的話，還不至開缺哩。」太太道：「才具不才具也不管他，聽說這個缺還好，我也苦夠了，你到了任，每日要給我一百吊錢。」黃伯旦笑道：「那裏有許多錢，一天給你一吊錢罷。」太太道：「那不成。」黃伯旦道：「你先別同我爭錢，你趕緊收拾東西，好去到任。」太太道：「有什麼收拾，四隻皮箱，三個是空的。此外的破瓶破罐子，還有幾個大錢。」黃伯旦道：「我是要先去借一筆錢，把些當都贖了來。你祇把箱子收拾乾淨，預備著放衣裳罷。」

正說著，忽然家人來說，駱大老爺來拜。黃伯旦想不見他，繼而一想不好，就見他又何妨？就招呼請進來。駱青相先道過喜，便道：「兄弟空歡喜了一場，乃是為老哥做先聲。」黃伯旦道：「這件事是覺著有點奇怪，牌示說是老哥這面另有要緊差委，或者更有好事也未可知。」駱青相道：「什麼好事不好事，不過一句空話罷哩。」黃伯旦道：「萬萬不能，必有借重，盡管放心。」駱青相道：「就算是有好事，兄弟這樣的才幹，還會辦什麼事？不過瞎忙罷了。祇怪兄弟眼睛不亮，拿著人家同親兄弟一樣，人家就拿著我當頑要。你道我如何咽得下去這口氣？」

黃伯旦曉得他要說到本題上來，祇得推開道：「兄弟不日就要動身，不曉得老哥還有什麼吩咐？」駱青相道：「豈敢，豈敢！兄弟與這巴縣是水米無交，就算是有事，也祇好自己去做的了。到是楊老師，聽說今年要做五十歲生日，不知道可有公分？」黃伯旦道：「不曉得。其實，我此次得缺，與楊老師無干。」駱青相道：「老哥是青出于藍而勝于藍了。」黃伯旦道：「言重，言重。我也想送他點銀子，但他也是現任，也不在乎此，隨後再說可也。我還要同老哥說一句話，兄弟一兩天就要動身，老哥若是有了好信息，務必給一個信，俾得早日歡喜。」駱青相道：「是了，是了。」遂即辭別。

回到家裏，通盤仔細一想，再把他聽見別人打聽來的話，參觀互證，覺得其中總還有點道理。李子亭同他水米無交，怎樣就會保舉他呢？忽然想起，制臺的巡捕段承恩是自己相好，便去切實托他探聽。段承恩同黃伯旦也是相好，祇因為黃伯旦近日趾高氣揚，心裏有點憤憤，遂答應了駱青相的話。駱青相又寫兩封信，一封是給楊愕，一封是給馮老太爺。

不多兩日，楊愕的回信來，說是這其中一定有人播弄，務要探聽明白，群起攻之，方是正辦。萬萬不可忍氣受虧，以致以後越發不妥當了等話。駱青相正在猜度，段承恩也來了，便把黃伯旦如何拜李子亭，李子亭不見面。以後李子亭回拜，他便請進去談了多時，又怎樣的自己冒充正派人，李子亭見制臺如何說法，又說李子亭是從黃伯旦掛牌之後，有一張名片到院上，說是道謝的話，源源本本打聽個徹底明白，一齊告訴了駱青相。

駱青相真氣得三尸暴跳，七竅生煙。老大氣喘了一回，方纔同段承恩商議，要報這個仇的話。又招呼擺出幾件酒菜來，留段承恩吃飯，商議了許多法子，段承恩道：「這件事，祇可還是去請教楊老師，他必有無上妙策。」駱青相聽見這句話，亦就恍然大悟。當日酒散，駱青相便請了幾天假，一直去找楊愕，把前後的事訴了一遍。楊愕也是生氣，拿手指頭持著胡子，細細的出神一回，方纔說道：「我就做件刻薄事罷，你不要問，等我來替你報這個仇。總而言之，他也不要想在巴縣拾一個錢。」駱青相聽了，心中大喜，也就不便再問下去。住了幾天，一直回省，按下不提。

卻說黃伯旦是湖北人，家眷住在安陸府城外，離城也有三四里路。他年紀本輕，父母雙全，因為兒子不很孝順，便住在家裏，一直未曾出來。此次，聽他署了缺，雖然歡喜，也祇是平平而已。他的家裏的事，楊愕是一概曉得的。黃伯旦還有一位兄弟，名叫季拔，同伯旦也不合式，祇住在家裏侍奉父母。黃伯旦到了任，行查收告，正在十分鬧熱的時候，忽然，接到安陸府打來的一個電報。拆開一看，是「父于十一日病故，拔泣叩」幾個字。

伯旦心裏大吃一驚，急的直跳起了。忽然心裏一動，又復坐下，仔細盤算了一回。暗道：「人家三千頭弄來的，我不費一個錢，祇憑著自己的聰明才力弄到手。如今是一碗飯已要拿起筷子來吃了，就這樣憑空端了去，天下似乎沒有這樣的笨人。但是電報的事，局裏一定有底子的，他若是在外頭說開了，傳到上司耳朵裏，豈不是個匿喪不報呢？我總不懂我們中國人從前定的禮，真正不好，像這樣牽制的事實在多。」又想：「我這位老太爺，他真不曉得怎樣不見機，早不死，晚不死，單等我得法纔死，可真是受他的害不淺。我記得從前浙江有一位候補知府某人，他見他兒子飛黃騰達的起來，就想到自己百年之後，兒子要丁憂的，必定要耽誤了兒子的正經事業，屢屢的放在嘴上，說個不了，又想不出法子來，後來到底改為承繼出去。雖說是本生也要丁憂，到底祇要一年了。這纔是能體貼兒子的好老子。想我這老子，真不湊巧，這便怎麼辦呢？我在省裏置辦東西，應酬朋友，也費了好些。要就這樣下來，豈不倒弄成一身虧空？」

自己在房裏咕聊了一回，把桌子拍了一下道：「沒法子，祇好這樣辦罷！」便招呼跟班的，請了舅老爺來，同他說了詳細。又叫他去對電報局裏說，不要聲張，情願送他五十塊錢。如果已經說了出去，就叫他再補一張報來，說是第二電，又還陽了。又叮囑了多少話，舅老爺便去辦理。黃伯旦把一團高興的心送到東洋外國去了，還是提心吊膽坐在簽押房裏老等。

等了老大一回，舅老爺回來搖著頭道：「不成功。」黃伯旦道：「怎樣不成功？」舅老爺道：「電報局是大張獅口，先說了多少官話，是萬萬不能通融。後來纔說到正文，據他的意思，說這巴縣的好處，全在下半年，他祇得五十塊錢，未免太不值得了。況且，這是安陸的電報發過來的，將來結起總帳來，他們便是作弊。關乎他終身的飯碗，萬萬不能通融。況且昨天的電報，外間已都是曉得了，做鬼不得。後來，說到舌敝唇焦，纔有點活動。他開口是一千銀子，還要現交。我替他搓磨到多時，纔說妥了六百兩銀子。如果這邊答應，先送銀子過去。他這個假電報，明天送來。」

黃伯旦聽見說局裏肯這樣辦，六百兩銀子到也不甚在意，便笑著道：「我還道怎樣的不成功，原來是銀子的事，我作準答應了六百就是了。不過要替我做得乾淨些，你快再走一趟罷。」舅老爺答應著便又去搗鬼。

黃伯旦心裏略略放寬，就打算今天先把丁憂的話宣揚開去，明天再把還陽的話也宣揚出去，好等大眾周知。便招呼外邊，把堂紅等一齊都撤了。衙門裏上下大小，以及衙役書差，都曉得老爺是已經丁了憂，這是第一天的話。次日一早，同城文武都來問候，黃伯旦一面叫官親陪著，一面叫舅老爺去催電報局的假電報。等了多時，總不見到，同城文武都與辭而去。黃伯旦心裏十分著急，又叫帳房去看舅老爺到那裏去了？自己祇推說是孝衣未齊，等齊了就成了服的話。就從早上等起，一直等到上火。舅老爺卻是回來了，滿頭是汗，那付張口結舌的神氣，真是畫也畫不出來。

黃伯旦急問道：「電報呢？」舅老爺道：「可惡已極！可惡已極！昨天同他講得明明白白，今天一早便送了銀子去，也交給他

了。那曉得忽然變卦，一定不肯，說是關係他的身家性命。好說歹說，祇是不答應。到後來更混帳了，他把這六百銀子也不交出來，還說多少不講理的話。」黃伯旦發恨道：「他說什麼？」舅老爺道：「他說你們東家既是父親病故，理應丁憂。照你這樣辦法，是個賄買通同，匿喪不報，鬧上去，不但你家吃不住，我們還是與受同科呢。至于那六百兩銀子，我是並不稀罕，不過借此小懲大戒，也叫你東家曉得點輕重。你們要告，盡管去上告。我急得同他鬧了起來，他說既是如此，我們局裏是不敢辦。你若再鬧，我就打個電報，到總局裏去請示，如果總局準辦就辦，不準辦就不辦。或就近請總局商明制臺亦可。我聽了他這話，明是挾制。我又怕替老姊夫鬧出花頭，祇得回來，可還有別的法子想。」又用手把頭上的小帽子捏在手裏，扇了兩扇，便道：「我還沒吃飯呢。」又跑到門口喊道：「王升，你看看廚房可還有吃的麼？」王升答應去了。

黃伯旦祇氣得一個發昏章第十一，一句話也說不出來。又在房裏踱來踱去，踱個不了，舅老爺便自去吃飯。黃伯旦晚飯亦沒吃，一夜走到天明，也再想不出好主意來。後來，打算遲個一二十天再報。因為這個時候正是開徵，一天一天的日異而月不同。所以打算這樣一捱，也總可以有半個多月耽誤哩。那曉得，這位典史老爺鄭壽，也是一位角色。他聽見堂翁丁了憂，便想了代理的念頭，也不管堂翁報沒有報，早已自己進府去了。

黃伯旦聽見典史早已進府去，曉得這事是瞞不住，沒奈何，祇得照例出報，報了上去。府裏果然委典史暫行代理，典史已是由府回來，便即刻專人過來說明，明天一早接印。黃伯旦到此地步，任你再好刁點，也沒法子。這兩天，黃伯旦已是茶飯不曾沾唇，應不是傷痛他老子，就是為著這顆印要交出去，把他放在面前對著他，朝他淌眼淚。無奈，鄭壽是時一刻不能耽誤，祇得狠一狠心，含著一包眼淚交了出去，又退到房裏去哭了一場。他衙門裏人，還當是哭他老子呢！

正在這交印出去的時辰，伯旦的兄弟季拔卻來了。原來，季拔聽見伯旦署了任，便把家裏的事料理一下子，告明了父母，一徑到巴縣來做二老爺。剛到門口下轎，早看見裏面抬了一個亭子出來，外面鼓樂吹打著去了。二老爺也不在意，等他過了，纔進來下轎，衙門裏已是走得沒有什麼人了。把二門的上來問清楚了，纔趕進去找人去稟知黃伯旦。

黃伯旦聽了詫異，連忙出來一看，一些不錯。連忙說道：「你如何來了？」二老爺道：「我聽見你到了任，所以來看你，我要想找點事做做。」黃伯旦道：「前半個月來的電報，可是你發的？」二老爺道：「我不曾發什麼電報。」黃伯旦道：「什麼話，老太爺怎樣？」二老爺道：「老太爺身子很好，極其康健。」黃伯旦道：「這更奇了。」連忙到房裏，取了電報來給二老爺看。二老爺是目瞪口呆，半晌方說道：「那裏有這件事？」黃伯旦道：「不好，這一定被那個人做了手腳去了。」連忙喊家人拿帖子到典史老爺那裏，叫他不要接印。自己卻同二老爺匆匆說了幾句，也不及問長問短，又打發舅老爺去問電報局是受了什麼人的指使，弄個假電報來賄鬧。

不多一會都回來了，典史老爺已是接過了印，並且還有幾句話道：「暫時代理，是奉了本府的札子，並不是自己來搶去的。現在要說是送回來，祇要有本府的札子也可以，不能憑這邊一句話作準。」黃伯旦氣得說不出話來。這個檔兒，舅老爺也回來了，說「那個電報是由安陸府發的，真的假的須向安陸府去查考，他們祇曉得發到了便抄送，別的一概不知」。黃伯旦恨的咬牙切齒，一面打發二老爺即日動身回去查考，一面做了一個通稟，請上頭徹底根究。又因為電報局前日的挾嫌，便無中生有的夾雜了許多話，自己就在衙門裏住著候批。

到得第二天，覺得不耐煩，便發個電報到安陸府裏去問。那邊回話，說「發電報是向來沒有保人，祇要交了錢，他怎樣寫來便怎樣替他發，這個是不能認咎」的話。巴縣這個電報局得了這個信，又怕把他沒入的六百兩銀子叨登出來，也想先發制人。便上了一個稟帖，說黃伯旦怎樣的行賄，怎樣的買囑，最後並且連這位二老爺也說是假的。兩個稟帖一同上去，制臺便批了「自行查明稟復」幾句話。黃伯旦到反弄成一個不能進、不能退。後來，終究為著個六百銀子的一筆款，被電局拿住，也就不敢十分搜剔，就糊裏糊塗告了一個掃墓假回去。

臨走的時候，還被這位代缺的典史挖苦幾句，更弄的不得主意。祇為這代缺的，向來是不接交代，不能不等省裏委的人到了，算清交代纔能脫身。卻好這時候，是忙收漕的時候，這位新任老爺，自然是掃除一切，兼程前進。原來這位新任老爺姓凌，官印是乃本二字，陝西鄜州人，是個秀才出身，為人不時不古。因為黃伯旦到任沒得幾日，就出這個岔兒，所以于交代各項並不十分苛求。

黃伯旦費了多大心機，纔把駱青相煮成功的飯奪了過來，正想安然享用，又被人家奪去。如今是無緣無故的便宜了一個典史、一個新任。可見天下事，任你萬般好巧，亦不免有失。到是這位凌太爺，真是夢想不到的。

如今單說這凌乃本，接印不到一個月，早接到學臺的文書，催他開考。這時已經改了策論，凌太爺是秀才出身，于小考的事還算在行。就擇日取齊，點名進場，一復、二復、三復，不到半個月，終了場。取的一名案首姓岑，單名裕，字號其身。等到發過長案，岑其身便來拜見，卻也生的一表人才。凌太爺心裏甚是歡喜，又勉勵了幾句話，方纔退出。等到學臺考的時候，卻高高進了第三名，少不得拜老師、講贊見，忙忙碌碌了幾天。

岑其身住在城外一個古樹鎮上，原本家道也還可以過得。祇因為他自己利心太重，想要發財，便搭了一個朋友叫林理生，開了一月估衣店。不到一年，折了本，林理生又跑了。岑其身沒得法，好容易央親告友，並自己的餘積，纔把這件事了下來。經了這回挫折，倒弄得手頭拮据起來了。他本弟兄兩個，哥哥久已亡故，剩下一嫂一侄。先前已是分過家的，所以倒店的事與嫂子無干。他嫂子姓牛，是個有名的潑婦，動不動就出去罵街。因此，鄰裏替他起了一個外號，叫做「母大蟲」，岑秀才也非常怕他。

岑秀才還有一個妹子，嫁給本地一個土財主，姓蕭，時常也回家走走。因為岑秀才光景不好，也就看不起他，卻同牛氏最好。岑秀才娶妻萬氏，生下子女各一，子名阿寶，女命阿惜。這兩個孩子頗有點古怪脾氣，岑秀才雖是家計艱難，要穿好的，吃好的。岑秀才反正不管，萬氏看不過去，也就打上一頓。無奈過去了，還是如此。這年進了學，人家送了賀分，也有幾百吊錢的光景，岑秀才不敢用，就結存在一個南貨店裏，以備收兩個利錢，應酬家用，倒也安穩。

轉眼又是一個年頭，這年正是鄉試年分。岑秀才邀了幾個知己去鄉試，便去托他嫂子照應照應萬氏並兩個小孩子。剛剛這位蕭氏姑娘在家，聽見了在旁冷笑道：「大嫂子是孤兒寡婦，凡事都要二哥照應他點纔是，如今倒是二哥哥托大嫂子照應二嫂子了。」岑秀才摸得他們的門道，也不敢再說，就便岔了一句話，走了出來，找了同伴一徑進省去了。

這年天氣也不熱，一到七月半後，總說是不會再熱的了。那曉得一個多月不下雨，竟是流火燦金的熱起來。岑家的房子雖有幾間，大的被牛氏住了去。萬氏住的已是側房，況且院子又小，萬氏沒得法子，就領了兩個孩子在院子裏過夜。這院子被這一天陽光灑過，到晚上還是餘威猶熾，到得五更天，恰又涼了，這一個多月，萬氏的熱毒寒渴是受足了。到得八月初一這天，就發一個頭暈，栽了過去。兩個小孩子也不曉得什麼，還當是他睡覺。

幸而萬氏的娘家，打發一個人來看他，走到面前看了一眼，面色不對，頭上的汗珠如黃豆大；又摸了他的手，卻是冰冷的。來人說是「不好，一準是起了急痧」，便趕著扶他起來叫喚，又拿了一個銅錢替他刮痧。牛氏已是聽見，過來看了看，一言不發，徑自去了。這邊醫治了一會，纔得醒過來。來人又替他張羅張羅，方纔回去。萬氏到得晚上，卻是渾身發燒，口裏亂說胡話，牛氏也祇當不知。兩個小孩子是不曉得什麼，這天的晚飯亦沒到嘴，哭了三、四場。幸而萬氏娘家又派了一個人過來照應，纔算敷衍過去。

捱到次日一早，由萬氏娘家作主，請了一位醫生來診脈。診了多時，說是脈息已是沒了，趕緊備辦後事。也不曾開方子，就去了。接著萬家的人也來了，看了看萬氏的情形，萬氏已是口不能言。以手指著自己的口，又指著兩個孩子，淚流滿面。不多一會，眼光一散，已是斷了氣。萬家的人同著兩個孩子哭了一回，牛氏也就過來，指天劃地的號哭了幾聲，便叫去接姑奶奶回來。一會，蕭家的姑奶奶也回來了，便大家商議著辦後事。又去把萬氏房裏的衣箱一齊發了出來，一隻一隻的開看，所有稍為值錢的東西，一

轉眼就不見了。萬家看不過去，卻也不便說。祇好安慰兩個孩子，由著他們姑嫂兩個去擺布。

他們翻到一隻箱子裏，把岑其身的存摺翻到了，便交給牛氏，說是替萬氏辦後事。當晚忙著入殮，停放在家，又去傳了和尚來念經，萬家的人已是回去。就打第二天起，每日是八個和尚拜忏，拜的朝西大悲忏。又買了些鮮魚、肥肉，說是二奶奶一世沒享過福，他死後總要替他多用兩個，方纔對得住他。做的菜，有時也端在靈前去擺一擺，有時也不擺。姑嫂兩個躲在房裏，還有牛氏的兒子三個人，一桌吃了。吃不了的殘羹冷炙，就分點給萬氏的兩個孩子吃。有一頓沒一頓，身上的衣服已是出了虱子，頭髮已是打成疙瘩，也沒人來問信。

轉眼已過了二七，姑奶奶忽然想要寫信去通知二哥哥。牛氏道：「我們女人家寫什麼信，難道萬家不會寫信麼？」姑奶奶聽了也覺得有理，從此更是格外的奢華。先前還是逢七焰口，現在竟是每天晚上都放焰口，又熱鬧又有趣，反正盡著岑其身的五百多吊錢用。大家又舒服，又不心疼，又樂得應酬和尚，實是一舉兩得，止不過難為了岑其身一個人而已。

卻說岑其身到了省裏，寓在同學的一個公處，叫做蓮花潭，同居約有七八個人。錄遺過了就去投卷，到得初八進場。到了號裏收拾妥當，先到各處去望了一下，等著將近封號，這纔回號裏去。等到查過了號，弄點東西吃了，就睡覺養神。半夜裏題紙下來，岑其身看了一看，卻是從前擬題做過的，心中甚喜。略略的潤色了好多，便謄清在卷子上。號裏的日子最短，轉眼已是天黑了，點了蠟燭，伏在號板上眷寫。

忽聽見號子東頭哭聲振耳，岑其身急急問號軍道：「什麼事？」號軍道：「鬧鬼。」岑其身道：「我時常聽說號子裏鬧鬼，我第一場就遇到這事，我不可不去看看。」就趕緊出了號，往東一直跑去。約摸有四十多號，正是那個哭的地方，門口卻是冷清清，沒有一人。岑其身大著膽，便在簾子縫裏偷眼去看，原來，這個人是個花白胡須的老者。卷子已經譽好，放在號板上，點了三枝香，對著他灑淚呢。岑其身不懂得什麼緣故，便揭開簾子問道：「老先生為什麼事如此傷懷？」那老者見有人來問他說話，便也不哭了，把卷子輕輕的放在卷袋裏，方纔答應他道：「我有我的心事，承你來看我，感激得很。」接著兩邊敘了名姓，坐了一回。

岑秀才看並沒有一點鬼氣，便一定要請教老者到底為什麼事傷心？老者道：「說起來可痛、可慘、可恨、可悔。你如是已完了卷，不妨就同你談談。若是還早，不必耽誤你的工夫。」岑其身道：「我卷已謄清十分之八，難得我們有緣，到要請教。」老者又嘆了一口氣道：「你要聽，我就說給你聽。我本是省裏人，從小的時候最為父母鐘愛，六歲就送到書房裏去，念《千字文》、《百家姓》這些東西。到得七歲，先生就叫我對對子，我對不出，先生就替我對。對我父母說，是我對的，父母也是歡喜。我是一無所知，樂得頑耍。又過了年把，叫我念《唐詩三百首》，念了幾個月，叫我做，我做不出，也是先生替我做。對我父母說，也說是我做的，我父母極其歡喜。到得十二歲那一年，已經念過了好幾部經書，先生又給我一卷《啟悟要津》念，念了幾個月，又叫我做破承題。我祇當是我做不出，還是先生做呢。那曉得這位先生不能，一定要我自己做，做的不好，一回罵，二回打，三回罰跪。我也不曉得怎樣算好，怎樣算壞，也就是糊裏糊塗的瞎做。又過了一年，先生纔講書。我以為講書是最好，那曉得，先生是照著小注念一遍，就算是講過了。我小時性最頑皮，又歡喜些靈巧的頑意，我見書架子上有一部《博物新編》，我看了有趣。先生不許我看，我祇是偷看，又被先生打了一頓，說是邪書。又最喜歡打算盤，加、減、乘、除已是一學就會，還有什麼異乘同除、異除同乘等法子，我正要去，又被先生打了一頓，說是耽誤功夫。鎮日裏祇許念八股、念試帖，此外一概不許去看。那知八股這一道，我是最不喜歡。無奈，祇得耐心去學。到了十七八歲上，又叫我去小考。一次不取，又要一次，空下來祇許做八股。後來好不容易進了一個學，以為可以偷空做別的事了，那知道仍舊是祇許作八股。我父在日，又時常教訓我，說是‘要顯親揚名，祇有在八股裏搜尋，此外毫無道理。’那曉得一場不中。又下一場，鬧到如今，八股已是廢了。雖說策論同八股差得不多，但敷衍下去終不好看。要看書也看不進，要學別的也學不成，偌大的年紀，還在這裏觀光，由後思前，不覺悲恸。我這點香供他，並不是供他做的好，是說我幾十年的辛苦都在上頭，所以弔他，就是弔我自己。我年紀已大，滿身是病，得知這次出去，還能再來不再來？怎教我不傷心呢？」一面說，一面淚珠兒又滾了下來。

岑其身聽了，也覺慘然，勉強的勸了幾句，回到自己號裏，趕緊把卷子謄好了。次日一早去交，隨即出場。接連二場，三場都已完畢，岑其身甚是得意。回到下處，趕緊吃點東西，足足的睡了幾個時辰，方纔起來。

要知後事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